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郁达夫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郁达夫小传

周 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郁达夫小传

周 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一、少年时代	(1)
二、岛国十年	(22)
三、创造十年	(38)
四、与鲁迅战斗在一起	(69)
五、魂归抗战	(87)

一、少年时代

在祖国的版图上，有一个美丽富饶的省分，这就是人杰地灵的浙江省。无论是它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还是山明水秀的自然风光，或是文人才子的人文景致，都堪称中国一绝。自古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郁达夫的故乡富阳，就坐落在离杭州不远的富春江畔。这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那里物产丰富，以出产茶叶和土纸著称，每当春夏之交，更有闻名于世的富春江鲥鱼。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城东是幽雅的鹳山，风景绮丽。这不仅是江南的鱼米之乡，而且是令人神往的游览胜地。

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吴均，曾对它有过引人入胜的描绘：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人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

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郁达夫的祖上，相传为宋朝太医院尹。宋都南迁时，随宫廷来到杭州，然后定居离杭州八十余里的富阳。

郁家的老屋，是一幢三开间的老式楼房，坐落在富阳城内离南门不远的满州弄内，走出弄口，便是风光秀丽的富春江。在屋前的庭院中，种植了两株高大的柚子树和杏梅树，每当春夏之际，树荫把庭院遮得严严实实，正可以在树下读书、纳凉，或作无边无际的幻想。在院墙边放了几只饲养金鱼的大鱼缸，花坛上种着各色月季和凤仙，显出一派破落书香门第的景象。

1896年12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子夜，郁达夫诞生了，并且在这个院落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又名郁士贤。郁企曾六岁时，父亲去世，他由其母郁戴氏抚育成人。长大后，曾在县城设塾授课，兼行中医，后来又任地主庄书，经办某村庄房屋田地的登记、过户和报税手续。郁家的经济状况，在很遥远的时候还算过得去，也曾在这小小富阳县的几百户人家中显赫过一阵子，可惜好景不长，好花不再。到

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兴，苏杭一带成了官军与义军争夺的战场，郁家便在战乱中衰败了。郁企曾的一个叔叔，还因不堪贫困，参加了李秀成部出征，下落不明。当郁达夫出生之时，家境已很窘迫，郁达夫是末子，大约母亲生到此时，精力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因此尽管郁达夫生下时母乳不足以维生，但也无力雇请奶妈。所以郁达夫自小就营养不足，体弱多病，不到一岁，便因营养的原因而患起肠胃病来了，病了一年多，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老小，为他的病弄得精疲力尽。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郁企曾因担负一家生活重担，积劳成疾，于1900年6月逝世，终年三十八岁。郁达夫在他的记忆还不明显之时，便成了无父的小孩。再加郁达夫出生之时，正是中国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在这样的国破家败境况下的出生，郁达夫在后来自己写的自传中叫做“悲剧的出生”。

父亲去世了，似乎如崩塌了顶梁柱一般。养家糊口的重担全然的落到了母亲陆氏的身上。此时的

郁家，上一代的有守寡多年的祖母戴氏，与达夫一代的还有姐弟三人：长兄郁曼陀，二兄郁养吾，姐姐郁凤珍。一家六口生活，全靠陆氏在满州弄口摆设炒货摊，以及几亩祖传薄田收入来维持，不足部分，只有靠各处借贷。当郁企曾去世后的第二年，郁达夫的姐姐郁凤珍因为无力抚养，送给环山叶有耀做了童养媳。家中的这一切，给幼小的郁达夫心灵上留下累累的创伤。他在自传中写道：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历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儿时这种饥饿的感觉和悲惨的遭遇，对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中的感伤笔调的反抗情绪，不能说是没有影响的。

父亲去世后，祖母戴氏的年世已高，终日念经拜佛，母亲为挑起一家生活重担，不能不颠着小脚奔走于城乡之间。两个哥哥已到离家较远的私塾念书。家中陪伴郁达夫的，便只有一个比他大十岁，自幼领养的使女翠花。翠花初到郁家时，年龄很小，连自己的吃饭睡觉还得郁家照料，现在则已十多岁的年纪，独力的去承担一家人的日常饮食起居。郁达夫是神经质而孤独的，没有童年的伙伴。于是翠花

不论去江边淘米洗衣，或是到厨房煮饭烧菜，郁达夫总是片刻不离地跟着她。翠花对郁达夫也充满着关心和疼爱，郁达夫近四十岁时，还念念不忘他与翠花相处的岁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了他的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还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头，仰起来向她露出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只有孤儿寡母的人家，小孩还小，大人又尽是一些女流之辈，在邻里乡间，受到欺凌，是自然免不了的。凡是家里的田地被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粗谷

等被窃去了，或祖坟上的坟树被砍了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只能在父亲像前痛哭一场，作为自己出了口气。每当母亲哀怨地哭时，郁达夫只能陪着母亲哀哀哭泣，而此时的翠花，则把郁达夫抱入怀里，一边用柔和的话来安慰他，一边泪流满面，痛恨着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

有一天，刚近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母亲出门去了，祖母正在厅上念佛，郁达夫一个人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站了起来，在看大缸里的金鱼。太阳光漏过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射进了水，照得缸里的水藻与游动的金鱼，和往常绝然不同。小小的郁达夫十分的惊异，把手伸到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上半身用力过猛，两只脚浮起来了，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颠倒浸入到了缸里的水藻之中。他想叫，但叫不起声来，将身体挣扎了半天，以后就没有了知觉。等他从梦中醒转来的时候，已是夜幕低垂了，一睁开眼，就看见了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他的脸上。他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地问他：“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

我只觉得头上像有火在烧，叫她快点把盖在那里的棉被掀开。她又轻轻地压住我说：“不，不，野

猫要来的！”我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里起了花，一个一个的物体黑影，都变了相，真以为是身入了野猫的世界，就啐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也赶到房里来了，我只听见母亲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是只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郁达夫经受了家庭中的不幸，自幼体弱多病，因此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性，平时除伴随翠花进出之外，从不外出与别家小孩同玩。然而有一次，他却很意外的跟着隔壁砍柴人家的孩子出走了。这个孩子和郁达夫早已熟悉。他家砍砍柴，卖卖柴，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他们家的人很多，但

男女老小住的却只有比牛栏马槽大一点的一间破屋子。他家最小的孩子阿千只比郁达夫大一岁，冬天穿的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然只比达夫大一岁，但常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每当他从郁达夫家门口过时，郁达夫很羡慕他，有时他也想邀达夫去饮酒，但郁达夫一怕母亲骂，二来自己胆子太小，总是笑着摇摇头，跑进屋里躲开了，上茶楼酒店的诱惑，对少年郁达夫诱惑太大了。

这天的清早，母亲上父亲的坟头扫墓去了，祖母一早也到远在三四里之外的庙里去念佛了。翠花在收拾早餐的碗筷。郁达夫一个人立在门口，忧郁地看着淡云浮着的青天。阿千背着砍刀的绳索扁担之类，一边唱着小曲，从他家里走了出来，看了郁达夫无精打采的样子，他走过来和他谈天，并且说：“鹤山后面的盘龙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呢；并且还有乌米饭（一种小黑果子）……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

上寺里去吃饭去。”

阿千本来就是小达夫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天气是如此的好，早晨他曾嚷着要同祖母一起去念佛，结果怕他走不动，把他留下了。现在阿千一邀请，正是郁达夫心中所极情愿的。为了怕给翠花看见阻拦，因此急急的便跟了阿千走了。一口气出了县城之后，天地陡然间便宽广起来了，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千真象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郁达夫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走得越来越高了，山上的青红杂色，迷乱了他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从草木泥土里蒸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使他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千也走得热起来了，把他的一件破夹袄一脱，丢向了地下。教达夫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个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达夫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深深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惊异。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阿千光着脊梁，用破衫兜着野果回来了。他们边吃着，边观赏周围的风景。当庙里的钟声响起之时，阿千把他送到了庙里。当他们到达庙里时，祖

母和许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都惊异得张大了眼睛。阿千走后，她们开始询问他这一路冒险的经过，他感到很得意，把经过略述了一遍。有一位老婆婆问他：“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么？”郁达夫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愿意去砍柴！”郁达夫的不告而别，把翠花急得团团乱转。她在房前屋后，弄口江边，到处寻找，都不见人影，以为他不是迷了路，就是被人拐骗了去，万万想不到郁达夫竟如此大胆地独自跟着阿千上山，下午郁达夫随祖母回家，看到翠花两眼仍然红肿着，才知道她为了自己的这一次出走，曾大哭了一场，为此郁达夫深感高兴不起来。但不知如何安慰翠花，只能哭丧着脸，偎依着翠花，不断求她饶恕说：

“下次我不去了，下次我不去了！”

冬去春来，晃荡之间，郁达夫已经八岁了。该是上私塾的年纪了。家里为他举行了开笔仪式之后，他便坐进了私塾里，私塾无非是传统的老一套，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在老师面前摇晃着身子，高声朗诵。但刻板似的教育，并未能完全窒息活跃的儿童的心。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同学中有一位叫陈方的，是学官陈老师

的儿子，也是最淘气的。他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先生没有办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的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

陈方是私塾里的头脑，比郁达夫大了整整四岁，象“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此先生的挞伐，也似落在一个人头上者居多。不过同学当中，有几个狡猾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

在私塾里，郁达夫共受了五年的连续教育。十三岁时，他离开私塾改进富阳县唯一的“洋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洋学堂里，和私塾略有不同的是除了念国文外，还念英文和数学，学生上学，每人都穿一套黑色斜纹布的制服。在学堂里，郁达夫年龄最小，身材最矮，而同学中却有好几个已是三十岁左右的秀才，处在他们的中间，郁达夫自然有些洋洋得意，郁达夫天资聪颖，读书用功舍得花力气，在学堂里，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推崇。第一个学年结业时，他因平

均成绩超出了八十分，受到了堂长和知县的嘉奖，并获准跳级。

在学堂里取得了好的成绩，郁达夫的虚荣心随之增加。第二学年开学时，他便要求母亲买一双皮鞋。他想，在黑色制服下，如果再穿一双皮鞋，走路来就会显得更为神气。母亲为了筹集他的学费，已是煞费苦心，哪有闲钱再买皮鞋。但为了不至使郁达夫伤心，满足他的这一并不太过分的要求，母亲还是带着他来到街上的洋广货店去看了一通，那时只有这样的商家才卖皮鞋，每到一家商店，进去时伙计都很客气，拿出一双双的皮鞋给达夫试穿，但当母亲一提出赊欠时，便马上变了脸，推在帐房先生身上，而帐房先生是照例不准赊欠的，到了最后一家被拒绝时，郁达夫看见母亲涨红了脸，眼睛也湿润了，只好低着头，默默无言地跟着走出店门。回到家里，他看到母亲边擤鼻涕边上了楼，不一会儿带着一包衣物下楼准备出去。他自己为了自己要买皮鞋，累及母亲要上当铺，心里一酸，急忙赶到后门口，拉着母亲的衣角，跪在地上边哭边喊着：

“娘，娘，你别去了，我不要买皮鞋了，我不要买皮鞋了！”

母亲停住脚，抚着他的头，禁不住也落下了辛

酸的眼泪，两人便相抱悲哭起来。哭声惊动了邻居们，他们以为是达夫惹母亲生了气，伯伯把郁达夫拉到自己家里去了。

买皮鞋的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对郁达夫的触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社会上存在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心里对商人的虚伪面孔，狰狞本质充满了痛恨。他的虚荣心一扫而光，平日只和一些贫苦同学结交，发奋学习，发誓要为穷人争口气。

当溥仪继位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革命的火焰已在各地点燃。郁达夫从教员的口里听到这些消息，并且知道了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新的概念，这可以说是他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的开始。

郁达夫在小学堂开始学习英语，而且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而开始接触西欧文学。“洋学堂”学英语的情形，郁达夫是这样来描述的：洋学堂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读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